

## 性別研究遭遇華語語系之後：評姜學豪《閹人之後：近代中國的科學、醫療與性的轉變》\*

After Gender Studies Meets Sinophone Studies: A Review on Howard Chiang's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孟嘉傑\*\*

Jia-Jie MENG

近代中國的性別研究往往習慣從文學、文化角度入手，而姜學豪（Howard Chiang 2018）2018年出版的《閹人之後：近代中國的科學、醫療與性的轉變》（*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則難得融合了醫學史、科學史、視覺文化乃至華語語系（Sinophone）的研究視角，此書不僅追溯中國從太監制度消亡到變性出現的性知識譜系，亦揭示了全新知識論結構在塑造中國現代性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學界普遍肯定姜學豪此書的開創性價值，此書面世後，相繼獲得2019年國際亞洲學者大會人文圖書獎（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Humanities Book Prize）以及2020年性科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exuality）頒發的Bonnie and Vern L. Bullough圖書獎。

目前對《閹人之後》的評論主要集中在英美學界，中文書評僅有紀大偉（2020）、曹育愷（2020）兩篇：前者讚賞姜學豪的野心，表示此書不只重構社會邊緣人物的歷史，更以「知識論現代性」（epistemic modernity）

---

投稿日期：2021年5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6月21日。

\* 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許維賢副教授為本文修改提出的寶貴建議。

\*\* 孟嘉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人文學院課程助教。研究興趣為性別研究、華語語系研究。

聯絡方式：MENG0057@e.ntu.edu.sg。

的概念梳理「巨觀的知識脈絡」（紀大偉2020: 187）；後者則強調此書成功勾勒出引發論爭之「觀念」進入中國的路徑、脈絡與中介（曹育愷2020: 133）。然而一方面，姜學豪在末章「變性臺灣」（Transsexual Taiwan）發展自己的「酷兒華語語系性」（Queer Sinophonicity）概念，其華語語系論述在現有書評中尚未受到足夠重視，而各華語社群也有必要對其觀點做出回應；另一方面，各書評涉及的部分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延伸的必要。姜學豪的行文不難看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對他的啟發，一是其「知識論」論述沿襲了法國一脈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至福柯的治學路徑，並以此思考「事物藉由何種歷史條件、並透過何種方式，被轉換為知識的對象」（Rheinberger 2010: 2）；二是在其分析中國與西方、知識分子與普通讀者的性話語，尤其是張競生《性史》的相關論述中，姜學豪（Chiang 2018: 146）更側重民國性知識作為一種「權力之技術」的面向，強調一種福柯式（Foucault 1990: 24）「為了所有人的更大利益而被調節，使其按照最佳方式運作」的性（sex）觀念正於焉形成。而不少學者對此書的疑問似乎暗中呼應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福柯的質疑——當福柯將瘋狂視作一部沉默的歷史，德里達反而追問：

難道對沉默的考古學，不是在詞語最不可簡化的含混意義中，對洞穿瘋狂之行爲最奏效、最微妙的恢復與**重複**（repetition）？  
（Derrida 1978: 41; 粗體爲德里達所加）

當揭示、批判的對象由「沉默」轉換為民國性別話語時，對被殖民種族的圖像與檔案再生產，是否重複了這一不平等的凝視關係，並持續將被殖民種族客體化（Mitra 2019: 509）？我們如何在現代生理性別及其轉變／越界的視域內，記錄其中的聳動性而非僅僅複製其中的窺私慾（Wang 2020: E-8）？本文認為，在姜學豪對歷史檔案的批判性解讀中，已然能看到恢復被凝視客體（比如晚清以來的中國太監與冷戰臺灣的變性人謝尖順）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嘗試，而其「酷兒華語語系性」雖有進一步闡釋的空間，但仍為詮釋華語社群的各類文化現象提供了另一條路徑。

在首章「閹割中國」（China Castrated）中，姜學豪有意將各類太監的視覺再現、歷史檔案與纏足研究對照，在點出西方殖民凝視的霸權本

質外，同時提醒讀者晚清以來的太監並非全然被動的客體。由於閹割往往被歸結至生物學領域，因此既往對太監在社會與文化繁殖中的能動性論述明顯不足（Chiang 2018: 50）：經歷閹割並不會改變他們的社會性別（gender），太監也較宮女擁有更多社會經濟機會與政治權力（ibid.: 51）；他們在確認新太監的術後恢復狀況（ibid.）、為其他嘗試者提供手術建議（ibid.: 54）以及提名學徒的過程中佔有主動權（ibid.: 55）；而太監對自身經歷的敘事是其在社會和文化繁殖中行使能動性的最有力方式之一（ibid.: 56）。姜學豪發現，晚清以來對於閹割過程的最大的疑問在於手術究竟是去除男性的陰囊還是陰莖。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見聞筆記（ibid.: 27）與馬提尼翁（Jean-Jacques Matignon）拍攝的太監下體照片建立了閹割手術去除太監整個陰囊與陰莖的觀念（ibid.: 45）；而被記錄者與記錄者也構成了西方殖民勢力與中國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從而「鞏固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圖像，即中國是有內在缺陷的、有問題的、需要西方的（生物醫學）援助」（ibid.: 46）。在對史料檔案的勾陳中，姜學豪已然注意到了其中的不平等關係，並做出了批判性的分析。

第五章「變性臺灣」則以戰後臺灣「變性人」謝尖順為個案。姜學豪在重現報章轟動之餘，留意到謝尖順努力在高漲的國族情緒與大眾的醫學凝視中決定自己的性別。儘管謝尖順的嘗試最終無果，但是姜學豪仍舊體現了謝的能動性。在克麗絲汀·約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於丹麥接受變性手術的兩年後，遷臺軍人謝尖順作為「中國克麗絲汀」出現在1953年的臺灣報章上（ibid.: 236）。謝尖順在臺南518醫院就醫時發現自己是一名陰陽人（ibid.: 239），隨後引發轟動。儘管謝尖順的最終性別要在第一次手術之後才能決定，但在媒體的早期報導中，謝尖順一方面已然被預設為一名困在男性身體里的生物女性；另一方面，謝尖順又被建構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公民，一個履行職責的異性戀化、陽剛化的國民主體——即使他面臨一周內被剝奪男子特質的可能（ibid.: 240）。因為擔心謝尖順不能接受自己即將轉變為女性的消息，醫院非但沒有提前告知謝尖順實情，反而將其透露給了媒體（ibid.: 245-246）。當媒體不斷模仿美國克麗絲汀的報導時，也進而達成臺灣醫學水準與美國平齊，甚至超越美國的宣傳效果

(ibid.: 248)。姜學豪指出，謝尖順與美國的持續比較有助於建立一個相對新殖民主義霸權的華語語系酷兒再現 (ibid.: 273)，並揭示臺灣歷史的複雜脈絡：臺灣不僅是從日本的殖民中繼承了西方生物醫學知識論，更重要的來源是民國時期所特有的複雜科學全球主義 (ibid.: 274)。

姜學豪以此提出「酷兒華語語系性」(Queer Sinophonicity) 概念，描摹一種圍繞主導地緣政治、社會結構的多重邊緣文化生成模式。姜對中國中心主義與新／舊殖民主義的批判值得肯定，但就「酷兒華語語系性」而言，似乎仍需要更多的理論闡釋與案例分析。首先從醫學史角度來看，誠如戴維 (Mirela David 2019: 471-472) 所指出的，此書缺少對同期中國醫學，以及日本殖民對臺灣醫學影響的具體論述，這一缺失使得讀者既無從知曉1950年代臺灣與前述民國知識論的斷／續，也無法瞭解其與海峽對岸的異／同。遺憾的是，姜學豪其實在第二章「鮮活視覺」(Vital Visions) 末尾給出了多組1950年代共和國的醫學圖像，這類圖像與先前的圖片在技術、側重點上都有所不同，但姜學豪並未就此進行深入闡釋，因而沖淡了對臺灣獨特性、邊緣性的強調。

其次，本書「酷兒華語語系性」似乎僅在強調居於「中國性」(Chineseness) 外圍地區各自酷兒運動的歷史性與邊緣性，幾乎沒有對語言、文化及身分認同關係的討論，而這恰是現今華語語系論述的重點。姜學豪 (Chiang 2021: 137) 於新作《跨托邦在華語語系太平洋》(*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一書中進一步深化華語語系與(跨)性別研究的理論關係，指出華語語系的理論化分析有「將語言中心主義實體化的傾向，進而排除了對再現或風格的思考，也對中介 (mediation) 與媒介性 (mediality) 少加關注」。<sup>1</sup>姜學豪對語言中心的批評值得我們反思，但

1 姜學豪在《跨托邦》一書中給出了酷兒研究需要華語語系研究的七大理由：1. 為「酷兒」翻譯過程的歷史化提供一個嚴謹的語境 (Chiang 2021: 70)；2. 以一種跨國的方式研究酷兒亞洲，而非將中國或非西方地區浪漫化 (ibid.: 72)；3. 將「本土性」(indigeneity) 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關注，比較、勾連橫跨各個壓迫體系的被殖民民族 (ibid.: 74)；4. 超越「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t) 框架 (ibid.: 77)；5. 改變後殖民研究對「西方」的過度關注 (ibid.: 82)；6. 將酷兒聲音文化的研究地緣政治化 (ibid.: 84)；7. 打破長期以來界定地區研究 (包括中國研究) 的恐同、恐跨輪廓，超越中國研究的慣例進行觀察和思考 (ibid.:

是，《閩人之後》一書中提及的案例仍有從語言進行詮釋的空間。謝尖順「中國克麗絲汀」的稱謂恰巧反映出戰後臺灣的複雜認同，其中不僅有對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反叛，前綴的「中國」更包含著所謂的華夷、正統之辨。姜學豪留意到延燒於「謝尖順」事件中的國族主義情緒，這一「中國」自然有別於「中華民國大陸」，也不能被簡單置於「中國性」的邊緣，其間「根的政治」與「勢的詩學」（王德威2015a）恰是華語語系的理論關懷。姜學豪在《跨托邦》一書中提及各國各自推出的「克麗絲汀」，其中附上了一篇香港《工商日報》對於謝尖順的報導；相較於臺灣媒體的熱忱與激動，香港報社對謝尖順的未來充滿擔憂——因為臺灣沒有好萊塢的活動空間，謝尖順的經歷、年齡也決定其未來發展將相當有限。在不無傷感的筆調中，該報化用前人歌詠花木蘭的典故，題詩贈予謝尖順：

戰袍已脫貼花黃，對鏡從新學女裝，  
回憶關山嘶戰馬，枕邊有夢尚淒惶。（〈作者不詳〉1953/09/22）

刻畫謝尖順如何眷戀沙場顯然只是記者的一廂情願，但是這一香港想像卻無不展現出兩岸三地的曖昧局面：此處回憶的「關山」已然成為故國，謝尖順本人並不明朗的未來隱隱化作國族寓言，為所謂的「自由中國」更添幾道遺民的淒惶陰影。

更值得注意的是，首章「閩割中國」也並未以任何中國太監開篇，反而以自上海遷往香港的醫生陳存仁1976年的新加坡見聞展開，這一系列筆談於1977年發表在香港雜誌《大成》（Chiang 2018: 15）。但是，陳存仁的見聞僅在開頭便被一筆帶過，而紀大偉（2020: 189）將這一「禮失求諸野」的筆法視作「華語語系研究的基本論點」亦是完全的誤判——現今的華語語系研究恰是以質疑一切語言、身分與文化認同之間的必然關聯為出發點，反對一切本質主義的中國（性）與正統、朝／野觀念，<sup>2</sup>而陳存仁的例子恰能為其

91）。姜學豪的分析與例證大多著眼於批判中國／西方中心主義，強調其他華語社群（主要為港、臺）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獨特性、歷史性，而僅有首條考察「同志」一詞在港臺與大陸的翻譯、接受，第六條論述《春光乍泄》的粵語問題涉及了語言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關係。

2 這類在海外華語社群發現中國失落傳統的情緒，皆可視作杜維明「文化中國」論的延伸。關於「文化中國」，洪美恩（Ien Ang 1998: 228）指出杜維明隱含的中心主義，而王德威（2015b: 40）則點出杜「萬流歸宗」的潛在邏輯，並提醒

華語語系論述增加語言、文化、（反）離散與（後）殖民的面向。姜學豪留心到，陳存仁震驚於新加坡存在大量閹割男性，他們與這座潔淨的現代都市構成了極大反差；同時，陳學仁並未將這些被閹割的男性稱作太監，而是以「人妖」或「男妓」指代。

不過，本文考證發現，陳的隨筆並非香港這一時期唯一的「新加坡人妖」見聞。1975年7月，香港無線電視臺《歡樂今宵》節目組派外景隊赴新加坡拍攝「新加坡之夜」特別節目，該團隊包括著名藝人沈殿霞；根據攝製組發表的通訊，拍攝不僅因新加坡旅遊協會的協助而非常順利，更罕見「拍得名聞世界的人妖活動情形」（〈作者不詳〉1975/07/13）。這則通訊在新加坡引起了極大反感，《星洲日報》一周後刊載評論，指責此文信口雌黃，「嚴重損害到我國的美好名聲」（維理1975/07/20）。次日《星洲日報》繼續發文，深入新加坡的人妖狀況：「人妖」一詞在新加坡華語中，便有「阿官」（福建話）、「契弟」（粵語）兩種稱呼；儘管記者對部分人妖的生存狀況表示同情，但仍強調大部分人妖僅是一群好逸惡勞的「人渣」（孫自芳1975/07/21）。7月末，無線電視臺方面收到消息，新加坡輿論開始向電視臺施壓，無論相關片段是否播出，電視臺都需對通訊的內容負責（〈作者不詳〉1975/07/30）。<sup>3</sup>同年11月，《星洲日報》再次刊載評論〈消弭人妖〉，此文不滿人妖「被人們（甚至外國人）認為是我國的『特產』」，而為了「維護我國一向美好的聲譽及照顧人民，得設法消弭這些人妖才好」（〈作者不詳〉1975/11/20）。1975年12月11日，由香港榮華發行、雷鳴出品的粵語喜劇電影《蠱惑佬尋春》在新加坡上映，此片在攝製與宣傳期間便反復以「『黑街後庭花』初上鏡頭」為賣點（〈作者不詳〉1975/12/11），同樣引發了新加坡知識分子的不滿，《星洲日報》專欄「星洲漫步」表示，新加坡政府應當效法泰國，禁止這類「有損民族自尊的宣傳方式」（白1975/07/19）。但是對離散香港的陳學仁（2008: 214-215）而言，「享有清潔城市美譽之新加坡」將「人妖街」

---

現今任何試圖區分華／夷、中心／邊緣的嘗試或將徒勞。

3 尚不知曉無線最終是否播出有關人妖片段，但《歡樂今宵》次年特別節目「新加坡之夜」的報紙廣告內再未出現「人妖」字樣，轉而強調新加坡是一座現代化的「花園城市」（〈作者不詳〉1976/11/08）。

打造成舉世矚目的景觀，反而構成他對新加坡現代性的一種直接體驗；同時陳學仁（*ibid.*: 214）認為，人妖「可能是英國人佔領時代就開始有的，因為他們最喜歡這個調調兒，也即是所謂合法化的同性戀」。不難看到，「人妖」已然在新港之間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對新加坡本地知識分子而言，人妖是其清潔現代都市的污點，是傷害民族情緒的痛處；而對香港電影、電視節目與專欄作家而言，現代化與人妖的並存反而構成了新加坡獨特的後殖民現代性奇觀。南洋與香港的人妖經驗仍有「酷兒華語語系性」可以發揮的空間——無論是《闖人之後》還是《跨托邦》，姜學豪的華語語系論述總是不離中國（大陸），而新港的「人妖」問題恰巧架空了中國，將各自的非正統語言、邊緣中國性、（後）殖民性、本土性與離散經驗置於中心，而其中的縫隙只能留待之後其他論著來填補。

姜學豪論述的另一大核心在於近代中國的「知識論現代性」。知識分子對性的討論促使福柯意義下的性科學（*scientia sexualis*）在中國形成，而此時的同性戀討論正是在這一歐式性學概念的空間中進行（Chiang 2018: 131）。姜學豪以「知識論現代性」描述一種新的性科學知識如何在知識論層面紮根於中國文化，而東亞性科學又是怎樣創造一個關於真理的公共場合，使真理權威性於此不斷被爭奪（*ibid.*: 132）。知識論現代性的特點在於，其以一套正在進行的實踐和話語，在特定形式的經驗（如性向 [*sexuality*]）或塑造全新主體性類別（如同性戀身分）的過程中，協調知識系統（如中醫或西醫）和權力模式（如生物權力 [*biopower*]）之間的關係（*ibid.*: 135）。第二章「鮮活視覺」討論的三類全新視覺技術——醫學再現的解剖美學、自然史傳統的形態學感知力（*sensibility*）以及對實驗遺傳學（*experimental genetics*）的亞細胞（*subcellular*）凝視可以視作三種形塑全新主體的知識系統，「生理性別」（*sex*）由此被轉化為一種科學概念、生命本質以及可被看到和容易識別的基本物件（*ibid.*: 72）。至第三章「解碼慾望」（*Deciphering Desire*）中，以張競生、潘光旦為代表的民國性學家將生理性別最終轉化為可以被渴望、被記錄和被診斷的東西（*ibid.*: 128）。第四章「多變物質」（*Mercurial Matter*）則討論內分泌學與激素的知識引入如何左右中國的變性論述。當中外學界在人體器官、尿液中同

時發現兩種性別激素，並意識到它們高度相似的成分時，「光譜型」的性別認知開始流行（*ibid.*: 189-191）。正是在這一知識論背景下，太監的身體被重新描繪為女性化的男子，並因此遭到嫌惡（*ibid.*: 194），這也催生了轟動的姚錦屏變性報導與顧均正的小說〈性變〉。遺憾的是，姜學豪未將對知識論的考察延續至1950年代，這也使其提出的「知識論現代性」與「酷兒華語語系性」兩大概念之間缺少更為明顯的理論與歷史關聯。

作為第一本討論現代中國太監制度、變性觀念的學術專著，《閹人之後》的貢獻仍相當可觀。姜學豪不僅在書中匯通了各色理論，還給出了大量中文、英文與法文的一手文字材料。因此，無論是對性別研究、醫學史研究，還是民國文化研究而言，此書想必會在未來成為這些領域的必讀書。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作者不詳〉（Anonymous）。1953/09/22。〈過去生活與生理變態〉“Guoqu shenghuo yu shengli biantai” [Life in the Past and Physical Pervert]，《工商日報》 *Gongshang Ribao* [*The Kung Shoung Daily News*]，第三版 [Page 3]。
- 。1975/07/13。〈香港無線電視外景隊來新拍「新加坡之夜」聞名世界人妖活動也收入鏡頭〉“Xianggang wuxian dianshi waijingdui lai xin pai ‘xinjiapo zhi ye’，Wenming shijie renyao huodong ye shouru jingtou” [Hong Kong TVB Team Came to Singapore to Shoot The Night of Singapore, The Activities of World-Renowned Hemophrodie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Show]，《南洋商報》 *Nanyang Shangbao* [*Nanyang Siang Pau*]，第十六版 [Page 16]。
- 。1975/07/30。〈新加坡輿論界指責香港電視不負責報導將之宣傳為人妖充斥地〉“Xinjiapo yulunjie zhize xianggang dianshi bu fuze baodao jiang zhi xuanchuan wei renyao chongchidi” [Singaporean Public Opinion Criticizes TVB for Irresponsibly Reporting It as A Place Full of Hemophrodies]，《南洋商報》 *Nanyang Shangbao* [*Nanyang Siang Pau*]，第十四版 [Page 14]。
- 。1975/11/20。〈消弭人妖〉“Xiaomi renyao” [To Eliminate Hemophrodies]，《星洲日報》 *Xingzhou Ribao* [*Sin Chew Jit Poh*]，第二十四版 [Page 24]。
- 。1975/12/11。〈蠱惑佬尋春〉“Guhulao xunchun” [The Running Mob]，《星洲日報》 *Xingzhou Ribao* [*Sin Chew Jit Poh*]，第二十版 [Page 20]。

——。1976/11/08。〈新加坡令你驚奇〉“Xinjiapo lin ni jingqi” [Singapore Will Surprise You]，《華僑日報》*Huaqiao Ribao* [*Wah Kiu Yat Po*]，第十四至十五版 [Page 14-15]。

王德威 (Wang, David Der-wei)。2015a。〈「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話語論述與中國文學〉“Geng’ de zhengzhi, ‘Shi’de shixue” [The Politics of “Root”, the Poetics of “Propensity”: Sinophone Discour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Huayi fengqi: huayuyuxi wenxue sanlun* [*When the Wind of the Sinophone Blows: Three Essays on Sinophone Literature*]，頁22-35。高雄 (Kaohsiung)：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5b。〈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Huayi fengqi: malaixiya yu huayuyuxi wenxue” [When the Wind of the Sinophone Blows: Malaysia and Sinophone Literature]，《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Huayi fengqi: huayuyuxi wenxue sanlun* [*When the Wind of the Sinophone Blows: Three Essays on Sinophone Literature*]，頁35-50。高雄 (Kaohsiung)：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白 (Bai)。1975/07/19。〈星洲漫步〉“Xingzhou manbu” [Crusing Singapore]，《星洲日報》*Xingzhou Ribao* [*Sin Chew Jit Poh*]，第三十二版 [Page 32]。

紀大偉 (Chi, Ta-Wei)。2020。〈評Howard Chia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Ping Howard Chiang’s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Book Review on Howard Chiang’s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Jingdai zhongguo funvshi yanjiu*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5: 183-191。

孫自芳 (Sun, Zifang)。1975/07/21。〈非人的生活〉“Feiren de shenghuo” [An Inhuman Life]，《星洲日報》*Xingzhou Ribao* [*Sin Chew Jit Poh*]，第五版 [Page 5]。

曹育愷 (Tsao, Yu-Kai)。〈科學與醫藥話語下的性重構：評*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Kexue yuyiyao huayu xia de xing chonggou: Ping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Restructuring Sex in Discourses on Science and Medicine: Book Review of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Nuxue xuezhi: Funv yu xingbie yanjiu*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47: 127-137。

陳學仁 (Chen, Eugene)。2008。《被閹割的文明：閒話中國古代纏足與宮刑》*Bei yange de wenming: xianhua zhongguo gudai chanzu yu gongxing* [*A Castrated Civilization: Anecdotes about Footbinding and Castration Punishment in Ancient*

China]。桂林 (Guiling)：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維理 (Weili)。1975/07/20。〈星加坡充斥人妖？〉“Xinjiapo chongchi renyao?” [Is Singapore Full of Hemophrodies?], 《星洲日報》 *Xingzhou Ribao* [*Sin Chew Jit Poh*], 第二十二版 [Page 22]。

## 二、外文書目

- Ang, Ien. 1998. “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ic Paradigm,” *Boundary* 25(3): 223-242.
- Chiang, Howard. 2018.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21. *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vid, Mirela. 2019.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Review),” *Canadian Bulletin of Medical History* 36(2): 469-472.
- Derrida, Jacques,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ichel,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Mitra, Durba. 2019. “Review Essay: Sexual Science as Global History,” *Gender and History* 31(2): 500-510.
- Rheinberger, Hans-Jörg. 2010. *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 An Ess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 Yvon. 2020.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Review),”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5(2): E6-8.